

第一次見到中山，是新生報到的時候，距今已廿寒暑矣！記得那天濛濛下雨，我搭計程車出喧鬧的市區，穿梭在稻田間的小徑，朦朧的窗外是一大片農田，疏疏落落的夾雜著幾處農舍。我的心像窗外的農村一般平靜，對中山種種茫然無知，沒有奢想，也沒有冀望，畢竟是聯考的結果，別無選擇，只好聽天由命。車子停在兩棟粗大的建築物之前，準是中山無疑，因視野所及，別無其他水泥建築物。辦妥報到手續，抱著好奇的心情，稍微逛了一下，校舍呈馬蹄形，兩邊

三層樓呈半圓形凸出，中間由一層樓相連接，校舍旁各有一棟平房，操場甚小，由簡單的鐵絲在稻田中分隔出來，校園之小，出乎預料之外，今後活動的天地，祇此而已，失望之餘，懶得與其他新生寒暄，掉頭就走，走出泥濘的道旁，到大慶街的盡頭搭二路公車返市區，心裡沈悶像陰濕濕的天氣，我原是帶著一雙不情願的脚步而來的。

成功嶺受訓回來，開始註冊上課，課程排得滿滿的，幾無空檔，剛當上大學生，脫出中學時代的束縛，亟

欲嚐自由自在的滋味，既無空檔，便自動「選修」起來一逃課，一方面是「不情願」的心理在作祟，一方面課程太殊異，一時順應不來，三種語文（中、英、德），四種化學（普通、有機、分析、生化），從嚙哈到肌腱，從組織到胚胎，還有中學唸過却已改頭換面全盤英文的物理、生物，十幾科目雜陳，查字典的時間占去一半以上，唸書的情趣，消瘦如零，還得面壁與那許多怪異冗長，唸不上口的拉丁醫學名詞打交道，搞得昏頭轉向，遇到考試，如臨八方大敵，總是

中山人二十年

欣聞母校二十五週年校慶而作

周明峯

緊張無措，補考是常事，全班六十餘，幾無倖免，學期末的啤酒謝師宴，是一大特色，無不趁機借酒澆愁。

大學生活輕鬆的一面不是沒有，祇是比想像的少得可憐，社團活動雖多，偏偏沒有那份心情，隔壁班的護理系第一屆，給課外活動增添許多色彩，造就不少情侶，甚至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她們的動態成為課餘話題的重點，在緊湊的課業之外，憑添了幾多生氣，為中山歷史添上新頁。

表面的歡笑，却掩不住每個人內心的隱憂，醫科第一屆即將畢業，沒有執照，何去何從？我們低年級的，

唸出來亦無執照，如何是好？為此全校激動，靜坐罷課，鬧了好一陣子，幾乎弄成學潮，教育部派高教司長來安撫，才不了了之，這樁切身之事，遲至三年後的檢覈考試，才獲合理的解決，我們前數屆的校友，便是在「妾身未明」中，抱著「唸完了再說」的心情度過的。

暑期四個月，一半時間回校上組織切片和實體解剖，平生頭一次接觸屍體，先是驚愕退避，勉強鎮作，把屍體洗淨安置，當天吃飯，豬肉不敢下嚥，幾天之後才漸入狀況，解剖一層查書十頁，這時才開始有醫學生的

感覺，居然迷上這一行，有時晚上自個兒到解剖室挑燈惡補，黑夜裡周旋於數具屍體之間，如履墳場週疑難處則仰頭問蒼天，只見繁星熠熠，無語以對，一股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的傻勁，回想起來，不禁莞爾。

第二年時，醫科改為五年制，有新生兩班，我們第四屆成為四年制的最後一屆，學校因而多出了第五屆，多為本校牙科轉系組成，是為五年制的第一學期，護理系新生亦有兩班，學校突然熱鬧起來。課程更加緊湊，一星期上課六天，每天八堂課，每個月再加上一個星期天上病理，基礎與

臨床一齊來，生理病理藥物，內科外科診斷，搞得迷迷糊糊，往往生理病變還未搞懂，就談治療與開刀，像是樓上樓下來回跑，恰可以「忐忑」兩字寫其形，却不盡寫其意，囫圇吞棗優優的唸下去遇有「殊途同歸」之處，才恍然大悟，不禁手舞足蹈起來。EKG越教越叫人糊塗，遠看像幾何，近看是天書，幾年後在醫院裡自己唸，居然一天就通，為之一笑。

課業漸入狀況，原文書不再教人却步，才有餘暇投入社團活動，而且忙得不亦樂乎，我接長合唱團兩年，主編「杏園」第五期與「展望」第九期，花了許多心血，我死心塌地的成為中山人，概由此始。當年「杏園社」為社團之一，靠有限的廣告收入與學校補助，慘澹經營，每學期出刊一期，後來經「杏園社」與「代聯會」亟力爭取，第六期以後由學校接辦，成為校刊。

第二年的暑假分批去芝山岩衛勤學校接受分科教育，回來時，校舍增加一棟三樓，把原來的馬蹄形接成口字形，學校多出了五年制專科醫事技術科。第三年全是臨床課程，包羅萬象，對醫學得以一窺全貌，也漸嚙到醫學的真髓，前兩年「見首不見尾」式的諸科雜陳，至此終於「涓涓同流」，學起來更起勁，也漸以「為人醫」自許，努力為自己裝點所需的學識與醫德。中山合唱團蓬勃滋長，像幼芽展出雙葉，參加全省音樂比賽有優良的表現，當時適逢大阪醫學院管弦樂團來訪便在市一中禮堂舉行聯合音樂會，本校除合唱團外，還有個人獨唱獨奏的節目，演出精彩，甚獲好評，合唱團這兩項表現，在中山史上首開記錄，值得一記。

在告別學校生活行將進入醫院實習之際，我寫了一篇「葡萄棚下」（

見杏園第八期），回顧三年中山的轉變，從「一雙不情願的脚步」，到「像野馬在草原上奔馳，雲雀翱翔於晴空」，寫自己初為中山人的心路歷程我如此結語：「我要你一隻堅韌的臂膀，陪伴我到遠遠的彼方，在那裡我要為你建個棚子，你會滋生繁榮，眷顧更多的人。」恰為今日的寫照，祇不知校舍旁的葡萄棚，而今安在？

第四年是醫院實習，當年實習醫院不多一一附設醫院，台中空軍醫院，台北徐外科，羅東聖母醫院和沙鹿光田醫院，其中祇有附設醫院有教學系統，但是醫師多於病人，僧多粥少，其他醫院裡見的多，做的多，但缺帶頭負責教學的人材，我在空軍醫院，全靠自己摸索，我們幾位偶而找熱心的住院醫師義務指導之外，自動組成研習會，互助切磋，倒也沒有白費時光，日後應付檢覈考試與ECFMG還綽綽有餘哩！

這一年裡甚少回校，只有一次為了競選模範生，一連回去幾次，當時模範生的資格，除了學業、操行、體育優良之外，還得有「人緣」，由全校師生普選，候選人奔波探訪，爭取選票，海報貼滿學校的每一個角落，一時熱鬧非凡，我倖倖當選第三名，對校園投下最後一瞥，憑添了額外的回憶，而今睽違校園足足有十六年，不知景物依舊？另一件事有點突兀，畢業前突然冒出畢業考，內科這一門大學問，居然只有十題是非十題選擇，內容頗有商榷的餘地，往往可以有兩種以上的答案，我又好氣又好笑，便在題目旁註解說明，結果補考。畢業典禮在台中教師會館舉行同學們從實習地回來，重聚一堂，短敘而別，這般聚首已不能再，「此情（四年同窗之情）可待成追憶，祇是當時已惘然」，從此告別母校。當天男的着西

裝，女的白旗袍，煥然可喜，可惜沒有學士服方帽子，為一大憾事，於此萌起我日後進修學位的決心。

當年中山畢業生人數少，聲名未彰，社會人士每以中山敬陪末座，頗令人困擾，內心的沈重，不可與外人道耳，我服完預備軍官役回來，開始找工作，才深深體會到，想進入較具水準的教學醫院，真是談何容易！台大、三總、榮總、馬偕均無中山的份，其他省立醫院與吾校附設醫院，名額有限，有些同學在省立醫院有職無薪，有鑑於此，我開始計議留美。當初進中山時，大概已經死心，不作留美之想，四年裡亦不敢聞問，不知ECFMG有無中山的份，直到服役期間遠在金門，欣聞前輩校友數位考過ECFMG，為中山敞開了通往美國的門路，心裡為之一振，便不再流連，全力以赴，報名、考試、申請醫院、辦理出國……過關，如願以償，這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。

我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抵紐約，同學羅世傑兄來醫院接我去觀光，興沖沖的顧不得一身疲憊，一口氣登上自由女神像紐約的摩天大樓盡收眼底，一時壯志凌雲，滿腦子憧憬。當晚到華埠吃飯時竟昏沈睡去，此後一年的實習生涯，着實深深的嚐到這種昏沈的滋味。翌日開始上班，仍處「日夜顛倒」狀態，頭昏腦脹，一大早就被叫上講堂講解病理切片，支吾無以對，如此拖出了一段長長的蹣跚。突來的大轉變，令人措手不及，環境與人種殊異，語言不夠流利，應付進退之間格格不入，每隔一天值班，往往整夜不能眠，喘息猶恐不足，脚步異常艱辛，舉目又無親人，生活上陌生抑鬱，箇中苦況，非三言兩語可以述其梗概，一些凌雲壯志，灰飛烟滅，只顧忙著適應，急切的迎頭趕上

，逼得透不過氣來，如今回想，依然搞不懂自己如何孤軍苦鬥掙扎出來。第二年才漸上軌道，至於各方面能夠得心應手，則是三、五年之後的事。

Residency我選擇復健醫學，因個性使然，真正愛上了這一行。我在全美最悠久，規模最大的New Yor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, Institute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受訓三年，慕名Dr Howard Rusk而來，他是復健醫學的創始人，復健醫學始於一九四七年，但對我來說却是絕然陌生的一科，其實對每個新生住院醫師都是新穎的，大家按步就班從頭學起，這三年裡我確實下了功夫，不讓他人專美於前。

百忙中過得準備考FLEX，這是外國畢業生的醫師執照考試，連續考三天，內容廣泛，無所不包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度過難關，我趁機把醫學各門，溫故習新的鑽研一番，彌補中山所學的不足，Residency完畢之前，也徹頭徹尾的把本科復習過，很輕易的考過Specialty Board的筆試，兩年後的口試亦輕易過關，受訓的過程才算告一段落。

一九七四年針灸風行全美，醫院裡也染上了針灸熱，當時復健科裡的中國人只有三人，美國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凡是中國人皆針灸專家，要我給他們上一課，我無法推辭，於是據盡中英文針灸書籍和圖表，潛心自修，果真給教授與住院醫師上了一課。然後我加入針灸研究小組，嘗試各種療法，捻針電針，或以surface electrode代針，雖沒什麼突破性的發現，也無法證實脈絡的存在，總算用了現代醫學科技，探討吾人千年國粹，獲取了一些心得。

Residency受訓完畢，我抱著朝聖的心情，慕名Dr. Frederick ko

-tke, 到University of Minnesota當住院醫師，他是復健醫學學術上的泰斗，Minnesota也因而成為美國復健醫學的重鎮。NYU着重臨床，Minnesota則以學術和論述見長，我幫忙指導住院醫師與醫學生，也沾上論述的風氣，偷空做研究，刊登了一篇論文。University of Minnesota設有復健醫學碩士學位，嚴格來說，並不是正規的學位，只要Residency時加修課程便是，不過申請手續却是正正經經的，我因少了一份學位證書，申請未准，一心想念學位的夢想，未能實現。不久這事出了題外文章，學校竟然向美國醫學會(AMA)及ECFMG投訴，要求取消中山畢業生的醫師資格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在美校友為之震驚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，商討對策，向母校求援，承蒙周董事長和故校長徐傍興的全力支持，可惜教育部格於法令條文，愛莫能助。幸而AMA及ECFMG皆書面肯定中山畢業生在美行醫的合法資格，一場風波才得平息。

這一次挫折並未打消我唸碩士的決心，一九七六年底，我轉到Pittsburgh，便到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申請唸MPH，果然如願，我利用下班時間，唸了一學期的公共衛生，然後轉學University of Hawaii，專攻老人保健(Gerontology)，不料唸了一年半後又有波折，校方查出中山無學位，向母校及教育部查詢，教育部的公函，確認中山無學位，幸賴黃冠飛校長來函解釋，說明吾校學制不同，雖修業年限短，學分却不少於他校，而且校友在ECFMG及其他方面，表現均甚出色，取得夏大的瞭解，夏大也因我已唸了一半，且成績皆為A，決定破例通融，讓我順利唸完。我於一九八一年底參加畢

業典禮穿上碩士服，戴上方帽子，足堪慰藉，但心中依然忐忑，深恐波折再起，數個月後去領取證書的途中，仍不敢確定，直到證書到手，才算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一生夙願終於在來美十年之後得償。

一九七八年我來Hawaii定居，在全州唯一的復健醫院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the Pacific當了六年的Associate Medical Director。我愛上了夏威夷四季溫和晴朗的天氣，與怡人的景色，這裡東西文化揉和，融洽可喜，很適於創業定居。一九八三年我另闢門戶，創設「信望愛復健中心」(Comprehensive Clinic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)，為夏威夷唯一私立的復健門診中心。

中山校友第一批於一九七〇年來美，我屬第二批，當時醫科校友只有十二位，第四屆祇有張瑞穗、羅士傑、陳天珍和我四人，其後數年，人數驟增，目前已有第一屆到第十六屆醫科校友120人，散佈在美國各地，多數在加州，尤其是洛杉磯一帶，檀香山有醫科二人，牙科一人，護理科一人。

旅美以來，一直奔忙，難得提筆與母校校長和校友聯繫也不會為杏園寫些報導，十幾年來，從未收到「杏園」只近兩年來斷斷續續收到「中山校訊」，音訊雖杳，然而「一朝中山人，永遠中山人」，關懷母校之情，不因時空的阻絕而稍減，今值中山建校廿五週年，可喜可賀，僅拉雜描繪個人廿年來的軌跡，藉此與母校做時空上的連接，我不忘中山，望中山亦勿忘我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 于檀香山